

马年“鞭影”

何城斌



驰骋 张健摄

在怀宁马塘艺术村庄,参观农耕文明及二十四节气文化,忽然似有马鞭在眼前一闪,精神为之一振。随即想到了一个词“鞭影”,接着想起1978年(马年),我的班主任杨昌述老师讲的一句话:“无需鞭策自奋蹄。”我当时听懂了他的意思,并且在往后的人生征途上,将自己想象为一匹马,不需外界的驱策,保持一种高度的自觉性与内在驱动力,主动追求、自我激励。

“鞭影”的本意指马鞭挥动时投下的影子,但它的引申义更多地出现在古人的笔下。李公麟善于画马,可官场上一些人却为他感到惋惜,认为他“仅为喜画所累”。黄庭坚不以为然,他觉得李公麟不是势利之人,即使当官也不会汲汲于功名。他称赞他的《五马图》:“此马馥骏,颇似吾友张文潜笔力,瞿坛所谓识鞭影者也。”(《跋李公麟五马图》)

刘禹锡写过一篇文章《说骥》,抒发因伯乐难遇而导致人才埋没的感叹。他不知道自家的马是良马,马厩和马槽都很简单,上面气闷下面郁热;笼头和缰绳,是断绳连接的牛皮。由于生病,他陷入了贫困,只得将马牵到市场出售。马贩子也不知道这是匹良马,出价很低。这时,有个姓裴的人加价买下了这匹马。裴氏的朋友李生懂得相马术,看出这是一匹良马:心性柔顺,骨骼强劲,精气奇拔,姿态优美——马的德性全都具备。由于它还很年轻,精锐蕴藏在内,因此平庸的目光发现不了它的优良品质。裴氏精心饲养这匹马,清理槽白,用筐子装马粪,用器皿盛马尿,喂它上等的草料和软香的小米,平时又是洗又是揩,并且溜马奔驰时从不鞭策。不久,它果然成为一匹遐迩闻名的良马。

刘禹锡因此感慨,人们不知道

自身的价值,又遇不到发现良马的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他说:“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犹为之若此。矧德蕴乎心者乎?”刘禹锡写《说骥》,其用意很明显,他告诉那些手握权力,包括“文柄”的人,发现人才、培养新人,可不光是嘴上说说,而应以慧眼识之,以宝马畜之,方得良骥。

鞭子是可见的,而鞭影并非必然可见。为什么创新和创造非常之难?原因不少,包括人的局限性所致。刘禹锡说:“夫造端乎无形,垂训于至当,其立言之徒。放词乎无方,措旨于至适,其寓言之徒。”原创灵感,来源于无形无方的宇宙,而语言表达形式又得恰当、适合,往往智力一般的人、

想象力不够丰富的人,只看到眼前的东西、静态的物质、表面的现象,“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词,匪立匪寓,以因为目。”(《因论七篇》)其实,其它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知识和技能,通过“博极遐览”可以获取,而原创理论往往来自高容量的大脑。思维一隅,万象缤纷;时空一体,千般玄妙!

我觉得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科学思维。刘禹锡在另一篇《机汲记》中就谈到了,一些技术操作者使用的是成法,而不能推其理以应无穷。他通过观察引水机械及其工艺流程,引发了对技术应用与原理的思考,他说:“机发于冥冥而形于用物……观夫流水之应物,植木之善建,绳以柔而有立,金以刚而无固,

轴卷而能舒,竹圆而能通。合而同功,斯所以然也。今之工成盗其古先工之遗法,故能成之,不能知所以为我也。智尽于一端,功止于一名而已。”

搞创造,要有科学思维;搞创作,要有文学思维。两种思维不受限制,横无际涯,别有洞天。正是这种思维,刘禹锡的山水诗,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笔下出现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等等。

有些人习惯于拿着鞭子,或挥于笔下,或舞于朝堂之上。刘禹锡因谗言被贬为朗州司马。韩愈对他说,你要向有权势的人求助,拿准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何以箝口自绝为智,以甘心受诬为贤,嗟然自咎,求知于默?”韩愈见他缄默不语,又以为他害怕了,继而说:“若可诉而不言,则陷于畏;可言而不辩,则邻于怨。畏与怨,君子之所不处!”

在刘禹锡看来,“是非之际,爱恶相攻。争先利途,虞相轧则衅起;希合贵意,虽无嫌而谤生。”意思是说,在是非交织的时刻,个人的爱憎情感相互冲突;人们争相追逐利益,担心彼此倾轧而引发矛盾;迎合权贵意图,即使没有明显过失也会招致诽谤。所以,面对那些执鞭者,他的申辩是没有用的,何况执鞭者被流言蜚语与人云亦云弄昏了头,无法确定孰对孰错,“加以吠声者多,辨实者寡。飞语一发,牖言四驰。萌芽始奋,枝叶俄茂。”(《上杜司徒书》)刘禹锡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迫不得已才写信给老领导杜佑,提出“复于变者其义重,拯于危者其感深”,暗示希望杜佑能帮助其脱离贬谪困境。可是,杜佑看见“鞭影”却未能施以援手。

语报平安”的缠绵和匆忙。人与动物之间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温度逐渐消逝。失去的是那种与自然同呼吸的生命节律和把远方系在生灵肌腱之上的浪漫。

其实,马并没有真正离开。它躲在语言更深层的地方,成为精神基因中的一段代码。人们内心深处,或许也都有一个没有名字的荒野。那里,可能有一匹马,在月光下静静站着,偶尔甩动长鬃,并非为了到达某个具体的终点,只为感受风穿过毛发的自由。那是对效率至上的时代一种无声的疏离,一种遥远而近乎本能的乡愁。我以为:人类文明中的重负与轻装、实用理性与自由向往之间无尽的拉扯,是回望历史留下的深深车辙,也是展望未来所期盼迈出的一小步,不被既定路线所限制。那匹马无论在槽边静立,还是在旷野奔驰,都是一幅我们自己所描绘出的束缚与解脱的永恒画卷。所以依然需要“千里马”的眼光,看清方向;需要“老马识途”的经验,稳住节奏;需要“马不停蹄”的毅力,奔赴目标。

那次骑马飞奔之后,心里就多出一匹骏马,这是一件能把后来的日子过成诗的好事。因为听风呢喃,看云的游走,可以治愈所有不开心。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愿望,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是。新的一年,愿你我都目光向前、只顾奔跑。

心里有匹骏马

司舜

十多年前,我在内蒙希拉穆仁草原旅行,这里有天空也罩不住的辽远。第一次有了骑马驰骋的经历,一直木讷迟缓的我,也第一次获得飞奔的迅捷。因此,对于马,我也第一次有了最美好的感觉,马的四蹄踩着闪电,快比流星,将风甩于身后,天地间只剩心跳与哒哒蹄声。

与草原相依为命,每一匹马,比我更懂得草原的身世。我胯下的这匹马,鬃毛飘舞,褐色的眼睛藏满祖先征讨四方的澎湃激情。我数了一遍,十二生肖中,马的美誉度最高。白马王子、黑骏马、千里马、万马奔腾、马到成功……说到马,全是好词,几无微瑕。五千年前皇帝内经时代,人们捕获一匹野马饲养。逐渐掌握骑马技能。马之忠诚、勤恳,有速度、有灵性,因而成了人类重要伙伴。

马踏入华夏先民的生活大约在商周时期。《周易》里说“乾为天,为良马”,它大体上是星象、玄思中

抽象灵物的一种表现形式。马一旦被驯服,套上车轭或配上鞍鞯,“奔腾”的历史就拉开了帷幕。传说中褒姒烽火台下诸侯战马的惊惶嘶鸣尚未散尽;孔子周游列国的木轮声又碾过尘土,所谓“四牡騤騤,周道倭迟”;《诗经》中有关于行役、征战的吟唱,其中都夹杂着马蹄有节奏的踏地声。它默默地托起了国家的信使、商旅的货物、将军的雄心。铁蹄所到之处,即是文明疆域之所在。

农耕民族仰望远方最可靠的支撑点就是马背。今年又是马年,老辈人言:“牛马年好种田,度过龙蛇赛神仙。”“牛马年,广收田。”在古时,牛马是人们农业生产和日常出行中必不可少的“劳动力”,耕牛就好比是现代的“拖拉机”,而马就像是现代运输中的“发动机”,碰到牛和马的年景,往往预示着这一年能够大丰收,庄稼收成不会少。时间的长河中,马从“生产力”变成了“情感载体”。文人借它抒怀,画家为它挥毫,老百姓拿它祈福。它成了理想、自由、忠诚的化身。现

代社会,马不再拉车送信,但它从未消失,只是换了活法:车标上的马;法拉利、保时捷用跃马象征速度与激情;体育中的马术虽小众,却保留着人马合一的古典优雅;语言里的马,如“黑马”“赛马机制”“一马当先”……早已融入日常。马,这个看似离我们很远的动物,却始终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它不是网红,却比任何流量都持久;它不发声,却一直在讲述人类文明的故事。

马也象征着最超越的一面。思想之泉起源于庄子:“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乾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这“真性”,就是不受缰绳和槽枥束缚的自由。这声叹息穿越千年,在李贺“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的愤激中回荡;在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的呼号里激昂。

如今马匹已经到生活的边缘,高速公路取代了驿道,引擎的轰鸣声取代了嘶鸣。马从“伙伴”变成“景观”,再不需要它来传递“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

